



• 世界文学名著文库 •

猎人笔记

〔俄〕屠格涅夫 著

人民文学出版社





• 世界文学名著文库 •

猎人笔记

〔俄〕屠格涅夫 著

丰子恺 译

人民文学出版社

一九九七年·北京

(京)新登字 002 号

И. С. ТУРГЕНЕВ
ЗАПИСКИ ОХОТНИКА

根据莫斯科国家文学出版社 1954 年出版《屠格涅夫
十三卷集》第一卷译出。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猎人笔记/(俄)屠格涅夫(Тургенев. И. С.)著;丰子恺译.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7.11
(世界文学名著文库)
ISBN 7-02-002388-6

I. 猎… II. ①屠… ②丰… III. 随笔-作品集-俄
国 IV. I511.26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97)第 16979 号

装帧设计:李吉庆

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
(100705 北京朝内大街 166 号)
北京房山区先锋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发行
金城造纸厂供纸
字数 298 千字 开本 850×1168 毫米 1/32 印张 12.875 插页 1
1955 年 11 月北京第 1 版 1962 年 12 月北京第 2 版
1991 年 2 月北京第 3 版 1997 年 11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印数 1-5000
定价 21.80 元

前 言

伊·谢·屠格涅夫，俄国现实主义作家，一八一八年十一月九日出生在奥廖尔城一破落的世袭贵族家庭，父亲很早去世。母亲是富裕的地主，极其专横任性，经常残酷惩罚农奴。这使得屠格涅夫很小就产生了对农奴制的憎恨。这种憎恨便是他后来创作《猎人笔记》的动机。

一八二七年，全家迁往莫斯科。一八三三年屠格涅夫进莫斯科大学，次年转入彼得堡大学，一八三六年毕业于该校哲学系语文科。一八三八年，屠格涅夫到德国柏林大学进修哲学和古典语言学。在国外结交了俄国哲学家斯坦凯维奇和社会活动家巴枯宁，同他们一起研究黑格尔的唯心主义哲学，受到很大的影响。一八四一年回国。

一八四三年，屠格涅夫在彼得堡结识了别林斯基，在他的影响下，屠格涅夫发展了对黑格尔唯心主义哲学的批判态度，作品的现实主义倾向越来越强。从一八四七年开始，屠格涅夫在《现代人》杂志上陆续发表了二十多篇鲜明的反农奴制特写，这就是《猎人笔记》，这个总的题名是当时《现代人》的编辑所加。这些反农奴制倾向的特写招致了沙皇政府对他的迫害。一八五二年，尼古拉一世以屠格涅夫在报上发表哀悼果戈理的文章为借口，把他放逐到故乡并进行监视。一八五三年年终，屠格涅夫流放期满，来到彼得堡，一八五六年和一八五九年他先后发表了长篇小说《罗亭》和《贵族之家》。

随着俄国逐渐走上资本主义道路，落后的农奴制成了工农业发展的障碍，废除农奴制的问题在五十年代后半期越来越尖锐化。屠格涅夫在这个问题上对亚历山大二世寄予希望，热烈欢迎他自上而下的改革。

正在这农奴制改革的前夜，屠格涅夫发表了他首次以平民知识分子为主人公的长篇小说《前夜》(1860)。一八六二年长篇小说《父与子》问世。

这时，俄国反动统治变本加厉，革命民主主义运动受到摧残，屠格涅夫的温和的自由主义观点有所发展。一八六三年，他竟私人上书亚历山大二世，表示忠于皇朝。一八六七年发表的长篇小说《烟》最明显地暴露出他的思想矛盾中的消极的一面。

屠格涅夫的最后十五年主要是和法国女歌唱家薇亚尔多一家人在巴黎度过的。他在那里结识了当时法国著名作家福楼拜、都德、左拉、龚古尔、莫泊桑等人。一八七七年，屠格涅夫发表了他的最后一部长篇小说《处女地》，表现出拒绝革命改造的渐进主义思想。一八八二年初，屠格涅夫患了脊椎癌，于次年九月三日在巴黎附近的布日瓦尔逝世，遗体安葬在彼得堡。

《猎人笔记》是屠格涅夫早期作品中最优秀的一部，也是十九世纪俄罗斯文学和世界文学中的名著之一。在这以前，屠格涅夫曾因创作上的不满意想放弃文学生涯。只是因为《猎人笔记》的成功，才使他回到文学界来。这部作品使屠格涅夫的创作完成了向现实主义的转变，早期的浪漫主义手法在这里几乎连痕迹也没有了。

《猎人笔记》的作者继承了普希金和果戈理的现实主义传统，阐明了人民生活中前人所未注意或未涉及的方面。屠格涅夫后来在他的《文学及生活回忆录》里谈到《猎人笔记》的主要思

想说：“我不能同我所憎恨的对象并存在一起，呼吸同样的空气，对于这一点，看来我缺少应有的忍耐力和坚强性格。我须得离开我的敌人，以便从远方更有力地攻击它。在我心目中，这个敌人有一定的形象，冠用着众所周知的名字：这敌人就是农奴制。我在这个名字之下搜罗并集中了我决心与之斗争到底的一切——我发誓永远不同它妥协。”

别林斯基对《猎人笔记》的创作起了很大的作用。他热烈赞扬《霍里和卡利内奇》的意义，说，屠格涅夫“从他以前任何人都没有这样接近过的角度接近了人民”。

继《死魂灵》之后，屠格涅夫在《猎人笔记》里给农奴制时代的俄罗斯地主们画了一系列独特而逼真的肖像。这里有自命不凡的兹韦尔科夫（《叶尔莫莱和磨坊主妇》），穷奢极欲的彼得·伊里奇伯爵（《莓泉》），千方百计折磨奴仆的专横任性的科莫夫和靠棒打强占土地的、“猎人”的祖父（《独院小地主奥夫夏尼科夫》），“为了爱而惩罚”（鞭打）管餐厅的老头儿的斯捷古诺夫（《两地主》）。这里刻画得最出色的是《总管》里的佩诺奇金。这人既“文明”又“仁慈”，却遮掩不了他那凶残的农奴主本性。列宁在《纪念葛伊甸伯爵》一文中曾用这个形象来揭露自由主义报刊对葛伊甸的人道的吹嘘。除了地主本身以外，屠格涅夫还描写了他们的爪牙仗势欺压农民。如《事务所》里的尼古拉·叶列梅伊奇和《总管》里的索夫龙等。

处于这重重压榨之下，农民们过着怎样的生活呢？在《霍里和卡利内奇》里，作者把服劳役制的奥廖尔省农民和交代役租的卡卢加省农民的生活作了鲜明的对比，揭穿了认为农奴缺少地主的保护就不能生活的谬论。在《猎人笔记》的其他特写里，作者进一步描绘出农民生活的阴暗画面，说明了他们过的是怎样含垢忍辱、水深火热的日子！

《猎人笔记》的巨大成就不仅是描写农民大众的备受压迫，而且还展示了他们的丰富的内心世界，以他们来同“文明”而“高贵”的地主的残暴行为相对照，如《霍里和卡利内奇》、《白净草原》、《歌手》等。《猎人笔记》中有不少篇幅描写农奴制下遭到悲惨命运的纯朴善良的俄罗斯农家妇女，如《约会》中的农家女子阿库林娜，《活尸》里的露克丽亚，《叶尔莫莱和磨坊主妇》里的聪明美丽的阿林娜，《彼得·彼得罗维奇·卡拉塔耶夫》里的热情勇敢的马特廖娜等。《猎人笔记》并不限于农民的题材。例如《县城的医生》描写了“小人物”的主题，在《施格雷县的哈姆莱特》这篇特写里，作者把贵族庄园里的哈姆莱特们的精神失常和萎靡不振同人民的健全而坚强的性格相对照。在《猎人笔记》里也表现了某些没有受到农奴制腐蚀影响的地主。作者怀着同情描写了爱上一个普通女农奴的卡拉塔耶夫、心地善良而正直的塔季扬娜·鲍里索夫娜、骄傲而公正的切尔托普哈诺夫。在屠格涅夫看来，即使是地主，只要不是典型的农奴制拥护者，也还是俄国社会的积极力量。与革命民主主义者不同，屠格涅夫对俄国贵族还抱有希望，极力要发掘他们的积极因素。正是这种思想上的局限性，导致他后来上书沙皇亚历山大二世。《猎人笔记》的最后一篇《树林和草原》是一幅充满朝气蓬勃的乐观情绪的风景画。托尔斯泰曾称颂屠格涅夫的风景描写说：“这是他的拿手本领，以致在他以后，没有人敢下手碰这样的对象——大自然。两三笔一勾，大自然就发出芬芳的气息。”

《猎人笔记》的写作技巧是很出色的。赫尔岑称《猎人笔记》为“屠格涅夫的杰作”，他说：“屠格涅夫从来不堆涂浓重的颜料，从来不采用过分生硬的用语。相反地，他叙述得非常委婉，经常运用细腻的笔调，这种笔调大大地加强了这一富有诗意的反农奴制的控诉书所给人的印象。”

屠格涅夫作品中的语言特征是丰富、明确、朴素、生动。这种语言受到了列宁的高度重视。据克鲁普斯卡娅回忆，列宁曾“多次反复阅读屠格涅夫的作品”。

《猎人笔记》对俄罗斯文学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年轻的托尔斯泰在创作短篇小说《伐木》时读了《猎人笔记》，他在日记中写道：“不知怎的，读了他这作品之后很难动笔了。”

《猎人笔记》促进了年轻的高尔基的精神发展。高尔基在自传体小说《在人间》中叙述他读过“异常卓越的《猎人笔记》”和其他一些优秀作品后的情况，他说：“这些书洗涤了我的身心，像剥皮一般给我剥去了穷苦艰辛的现实的印象。我知道了什么叫做好书，我感到自己对于好书的需要。”

屠格涅夫的创作在国内外都享有很大的声誉。特别是《猎人笔记》和他的几部长篇小说给世界文学以有益的影响。西欧许多文学界人士都把屠格涅夫看作“现实主义派的领袖之一”。乔治·桑和莫泊桑把他称为自己的老师。《猎人笔记》里的风景描写使都德感到莫大的喜悦。莫泊桑曾渴望着按照屠格涅夫这些故事的样式写一些猎人故事。

《猎人笔记》的出版给屠格涅夫带来了巨大的声誉和光荣。屠格涅夫自己写道：“这本书出版了，我很高兴，我觉得它将是我给俄罗斯文学宝库的一点贡献。”而事实上，《猎人笔记》已经不单给俄罗斯文学，而且也给世界文学作出了贡献。

丰 一 吟

1996 年

目 次

霍里和卡利内奇	1
叶尔莫莱和磨坊主妇	15
莓泉	28
县城的医生	39
我的邻居拉季洛夫	49
独院小地主奥夫夏尼科夫	58
利哥夫	78
白净草原	91
美人梅奇河的卡西扬	114
总管	136
事务所	152
孤狼	173
两地主	182
列别迪扬	192
塔季扬娜·鲍里索夫娜和她的侄儿	206
死	220
歌手	234
彼得·彼得罗维奇·卡拉塔耶夫	253
约会	271
施格雷县的哈姆莱特	281
切尔托普哈诺夫和涅多皮尤斯金	307

切尔托普哈诺夫的结局	327
活尸	366
车轮子响	381
树林和草原	397

霍里和卡利内奇

凡是从博尔霍夫县来到日兹德拉县的人，对于奥廖尔省人和卡卢加省人的素质的显著差异，大概都会惊讶的。奥廖尔的农人身材不高，背有点儿驼，神情阴郁，蹙着眉头看人，住在白杨木造的破旧的棚屋里，服着劳役，他们不做买卖，吃得很差，穿的是树皮鞋；卡卢加的代役租农民^①就不然，他们住的是松木造的宽敞的农舍，身材高大，眼神大胆而愉快，脸色白净；他们贩卖黄油和焦油，每逢节日总穿长统靴。奥廖尔的村庄（我们说的是奥廖尔省的东部）大都位在耕地的中央，不知怎样变成了污泥池的峡谷的旁边。除了随时准备效劳的几株爆竹柳和两三株瘦白桦树之外，一俄里^②周围连小树也看不见一棵；屋子紧靠着屋子；屋顶上盖着腐烂的麦秆……卡卢加的村庄就不然，大部分周围都是树林；屋子的位置较为疏朗而整齐，屋顶上盖着木板；大门紧闭，后院的篱笆并不散乱，也不向外倾倒，不会招呼过路的猪进来做客……在猎人看来，卡卢加省也较好。在奥廖尔省，再过五年光景，最后一批树林和大片的灌木丛林势将消失，沼地也将绝迹；卡卢加省就同它相反，禁林绵延数百俄里，沼地有数十

① 俄国的农奴分为两种：一种是劳役租制（无偿地为地主劳动）的农奴；一种是代役租制（交纳田租）的农奴。

② 1 俄里合 1.067 公里。

俄里，珍贵的松鸡尚未绝迹，温良的大鹑还可看到，忙碌的沙鸡突然飞起，使得猎人和狗又欢喜，又吃惊。

我有一次到日兹德拉县去打猎，在野外遇见卡卢加省的一个小地主波卢特金，和他结识了。他酷爱打猎，因而堪称一个出色的人。他的确也有一些弱点：例如，他曾向省里所有豪富的小姐求婚，遭到拒绝，不准上门，便怀着悲痛的心情向所有的朋友和熟人诉苦，而对于小姐们的父母，他照旧把自己果园里的酸桃子和其他未成熟的果子当作礼物送过去；他喜欢重复讲述同一个笑话，这笑话尽管波卢特金先生自己认为很有意义，其实却从来不曾使任何人发笑过；他赞扬阿基姆·纳希莫夫^①的作品和小说《平娜》^②；他说话口吃，把自己的狗称为天文学家；他把但是说成但系，他家里采用法国式烹调，这种烹调的秘诀，据他的厨子的理解，在于使每种食物的天然滋味完全改变；肉经过这能手的烹调带有鱼味，鱼带有蘑菇味，通心粉带有火药味；不过任何一根胡萝卜，不切成菱形或梯形，决不放进汤里。然而除了这些为数不多而又无关重要的缺点之外，波卢特金先生，如前所说，是一个出色的人。

我同波卢特金先生相识的第一天，他就邀我到 he 家里去宿夜。

“到我家里大约有五俄里，”他说，“步行是太远了；让我们先到霍里家去吧。”（读者谅必会允许我不照样传达他的口吃。）

“霍里是谁呀？”

“是我的佃农，……他家离这儿很近。”

① 阿基姆·纳希莫夫(1783—1815)，俄国诗人，讽刺诗和寓言的作者。

② 《平娜》是俄国的一个平庸作家马尔科夫(1810—1876)的小说。别林斯基曾在它的一篇论文里严厉地讥讽这小说，称它为“胡言”。

我们就到霍里家去。在树林中央一块清理过、耕作过的空地上，孤零零地矗立着霍里的庄园。这庄园包括几间松木结构的屋子，用栅栏连结起来，正屋的前面有一间用细柱子支撑着的披屋。我们走进去，看见一个二十来岁的、身材漂亮的年轻小伙子。

“啊，费佳！霍里在家吗？”波卢特金先生问他。

“不在家。霍里进城去了，”小伙子微笑着回答，露出一排雪白的牙齿。“要准备马车吗？”

“是的，老弟，要马车。还要给我们拿点克瓦斯^①来。”

我们走进屋里。圆木叠成的清洁的壁上，一张苏兹达尔的画片^②也没有贴；在屋角里，在装着银质衣饰的沉重的圣像前面，点着一盏神灯；菩提树木的桌子是不久以前刮洗干净的；圆木中间和窗子的侧框上，没有敏捷的茶婆虫钻来钻去；也没有沉思似的蟑螂隐藏着。那年轻小伙子很快就走出来了，拿来一只装满上好克瓦斯的白色大杯子、一大块小麦面包和装着一打腌黄瓜的木钵。他把这些食物统统摆在桌上，身子靠在门边，然后带着微笑不时地向我们看。我们还没有吃完点心，马车已经在阶前响动了。我们走出去。一个大约十五岁、头发鬈曲、双颊红润的男孩坐在车上当马车夫，很费力地勒住一匹肥壮的花斑公马。马车的周围，站着六个相貌十分相像而又很像费佳的、身材魁梧的小伙子。“都是霍里的孩子！”波卢特金说。“都是小霍里^③，”费佳接着说，他已经跟着我们走出来，到了台阶上，“还没有到齐呢，波塔普在林子里，西多尔跟老霍里进城去了……当心

① 一种清凉饮料。

② 苏兹达尔是乌拉基米尔省里的一个县，其地出产廉价的木版画。

③ 俄语中“霍里”(хорь)是“黄鼠狼”的意思。

啊，瓦夏，”他转向马车夫继续说，“要跑得快啊：送的是老爷呢。不过，震动得厉害时要当心，走得慢些；不然，弄坏了车子，震坏了老爷的肚子！”别的小霍里听到了费佳的俏皮话都微微一笑。“让天文学家坐上来！”波卢特金先生神气地喊一声。费佳兴冲冲地高举那只勉强带笑的狗，把它放在车子底部。瓦夏放松缰绳。我们的马车开动了。“这是我的事务所，”波卢特金先生指着一所矮小的房子，突然对我说，“要不要去看看？”“好吧。”“这事务所现在已经撤消了，”他说着，爬下车来，“可还是值得一看。”事务所有两个空房间。看守人，一个独眼的老头儿，从后院里跑出来。“你好，米尼亚伊奇，”波卢特金先生说，“水在哪儿啊？”独眼老头儿走了进去，立刻拿着一瓶水和两只杯子回来。“请尝一尝，”波卢特金对我说，“我这水是很好的泉水。”我们每人喝了一杯，这时候老头儿向我们深深地鞠一个躬。“唔，现在我们可以去了吧，”我的新朋友说。“在这事务所里我卖了四俄亩^①林地给商人阿利卢耶夫，卖得好价钱。”我们坐上马车，过了半个钟头，就进入了领主邸宅的院子里。

“请问，”晚餐的时候我问波卢特金，“为什么您的霍里跟您其他的佃农分开住呢？”

“是这么一回事：他是一个聪明的佃农。大约二十五年前，他的屋子给火烧了；他就跑来对先父说：‘尼古拉·库兹米奇^②，请您允许我搬到您林子里的沼地上去吧。我会付高价的代役租给您。’‘你为什么要搬到沼地上去呢？’‘我要这样；只是您哪，尼古拉·库兹米奇老爷，请您什么活儿也别派我干，要多少代役租，由您决定好了。’‘每年五十卢布！’‘好吧。’‘我可是不准欠租

① 1 俄亩合 1.093 公顷。

② 尼古拉·库兹米奇是波卢特金的父亲的名字和父名。

的!’‘当然，决不欠租……’于是，他就搬到沼地上住了。从那时候起，人家就给他取个外号叫霍里。”

“那么，他后来发财了吗？”我问。

“发财了。他现在付给我一百卢布的代役租，我也许还要加价呢。我几次三番对他说：‘赎了身吧，霍里，喂，赎了身吧！……’可是他这个滑头，硬说没有办法；说是没有钱，……其实不见得是真的呢！……”

第二天，我们喝过了茶，马上又出发去打猎。经过村里的时候，波卢特金先生吩咐马车夫在一所低矮的农舍旁边停下，大声叫唤：“卡利内奇！”“马上就来，老爷，马上就来，”院子里传出回音，“我在穿鞋呢。”我们的车子就慢慢地走了；出了村子以后，一个四十岁左右的人赶上了我们，他身材又高又瘦、小脑袋向后仰着。这就是卡利内奇。他那和善的、黝黑的、有几点麻斑的脸，使我一见就喜欢。卡利内奇（我后来才知道）每天陪主人去打猎，替他背猎袋，有时还背枪，侦察鸟儿在哪里，取水，采草莓，搭棚，跟着马车跑；没有了他，波卢特金先生寸步难行。卡利内奇是一个性情挺愉快、挺温顺的人，嘴里不断地低声哼着歌，无忧无虑地向四处眺望，说话略带鼻音，微笑的时候总是眯着淡蓝色的眼睛，又常常用手去摸他那稀疏的尖胡子。他走路不快，步子却很大，轻轻地拄着一根细长的木棍。这一天他几次同我谈话，伺候我的时候毫无低三下四的态度；可是他照顾主人却像照顾小孩一样。当正午的酷热逼得我们不得不找寻荫庇处的时候，他引导我们到树林深处他的养蜂房那里去。卡利内奇给我们打开一间挂着一束束芳香的干草的小屋，叫我们躺在新鲜的干草上，自己头戴一只网眼的罩子，拿了刀子、罐子和燃着的木片，到养蜂房里去替我们割蜜。我们和着泉水，喝了透明而温和的蜜汁，就在蜜蜂单调的嗡嗡声和树叶簌簌的絮语声中睡着了

——一阵微风把我吹醒……我睁开眼睛，看见卡利内奇：他坐在半开着门的门槛上，正在用刀子雕一把勺子。我对着他那像夕暮的天空般柔和明朗的脸欣赏了好一会。波卢特金先生也醒了。我们没有马上起来。在长久的奔波和沉酣的睡眠之后一动不动地躺在干草上，觉得很适意：浑身舒服而疲倦，脸上散发出轻微的热气，甘美的倦意使人合上眼睛。终于我们起来了，又去闲逛，直到傍晚。晚餐的时候，我又谈到霍里和卡利内奇。“卡利内奇是一个善良的庄稼汉，”波卢特金先生对我说，“一个勤恳而殷勤的庄稼汉；但系他不能够好好地务农，因为我老是拖着他。他每天陪我去打猎……怎么还能够务农呢，您想。”我同意他的话，我们就睡觉了。

下一天，波卢特金先生为了和邻人皮丘科夫办交涉，必须进城去。邻人皮丘科夫耕了他的地，还在这耕地上打了他的一个农妇。我一个人坐车去打猎，傍晚以前到霍里家去弯弯，在门口看到一个秃头、矮身材、肩膀宽阔、体格结实的老头儿——这就是霍里本人。我带着好奇心看着这个霍里。他的相貌很像苏格拉底^①：高高的有疙瘩的前额，小眼睛，翻孔鼻子，都同苏格拉底一样。我们一起走进屋里。还是那个费佳给我拿来牛奶和黑面包。霍里坐在长凳上，异常沉着地抚摩着他的鬃曲的胡须，同我谈起话来。他似乎感觉到自己身分的优越，说话和行动都慢慢吞吞，有时在长长的口髭底下露出微笑。

我同他谈到播种，谈到收获，谈到农家的生活……他对于我的话似乎一直表示赞同；只是后来我倒不好意思起来，我觉得我说的话不恰当……我们的谈话似乎有些异样了。霍里说话有时很奥妙，大约是出于谨慎的缘故……下面便是我们的谈话的一

① 苏格拉底(公元前 469—前 399)，古希腊哲学家。

例：

“我问你，霍里，”我对他说，“你为什么不向你的主人赎身呢？”

“我为什么要赎身？现在我很了解我的主人，我的代役租也能照付……我们的主人很好。”

“可是一个人总是自由的好，”我说。

霍里斜看我一眼。

“那当然，”他说。

“那么，你为什么赎身呢？”

霍里摇摇头。

“老爷，你叫我拿什么来赎身呢？”

“唉，得了吧，老头儿……”

“霍里要是做了自由人，”他低声地继续说，仿佛是自言自语，“凡是没有胡子的人^①，就都管得着霍里了。”

“那么，你也可以把胡子剃掉。”

“胡子算得了什么？胡子是草啊，要割掉也可以的。”

“那还说什么呢？”

“也许霍里干脆去做商人；商人生活过得好，而且也留胡子。”

“怎么，你不是也在那里做生意吗？”我问他。

“那不过是做点黄油和焦油的小买卖……怎么样，老爷，要不要准备马车？”

“你这个人说话好谨慎，心里可有主意呢，”我这样想。

“不，”我说，“我不需要马车；明天我想在你这庄园附近走

^① 霍里所指的是剃掉胡子的绅士，主要是官吏。在屠格涅夫所描写的时代，根据尼古拉一世的命令，是严禁他们蓄须的。